



# 精英的黄昏

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

[美]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 著  
张宇宏 译

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

# TWILIGHT OF THE ELITES

这 10 年美国犯了哪些错？

政治腐败无能

精英还有救吗？ 民众不信政府

民主原形毕露

80 年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

谁在重蹈美国的覆辙？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精英的黄昏

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

[美]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 著  
张宇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英的黄昏：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美)海耶斯  
(Christopher Hayes)著；张宇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8

书名原文：Twilight of The Elites: 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  
ISBN 978 - 7 - 5327 - 7502 - 6

I. ①精… II. ①海…②张…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  
美国 IV. ①D771. 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3137 号

Christopher L. Hayes

**Twilight of The Elites: 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

copyright © 2012 by Christopher L. Hayes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2012, 1<sup>st</sup> Edition

图字：09 - 2013 - 338 号

精英的黄昏：后精英政治时代的美国

[美]克里斯托弗·海耶斯 著 张宇宏 译  
责任编辑/钟 瑾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49,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502 - 6/C · 077

定价：5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9886521

##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赤裸的皇帝们   | / 1   |
| 第二章 | 精英政治及其不满 | / 32  |
| 第三章 | 道德风险     | / 68  |
| 第四章 | 谁知道呢?    | / 109 |
| 第五章 | 赢家们      | / 146 |
| 第六章 | 脱离群众     | / 189 |
| 第七章 | 改 革      | / 229 |

## 第一章 赤裸的皇帝们

现在看着你所犯错误酿出的苦果，体会一下  
你给自己惹的灾祸吧。

——哈辛<sup>①</sup>

美国感觉破落了。

过去 10 年里，这个已经习惯于伟大和发达的国家不得让自己适应它那踟蹰不前的经济。从 1999 年至 2010 年，以计入通胀后的收入看，美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下跌了 7%，大多数美国人要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动荡不安。层出不穷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这个国家“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而那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他们父辈生活得更好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然降到了 1980 年代初民调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您捧着这本书的时候，情况可能已经反转。可是，考虑到过去

---

<sup>①</sup> 著名法国剧作家。——译者

10 年的经济运行曲线和藏在我们眼下不断蔓延的危机背后的体制失灵，即便是一轮人人乐见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消除这个国家现在弥漫的深层不安。

我们铺天盖地的幻灭感，通常会显现在那些狭隘的新闻报道上，它会影响总统的支持率，有些政党会从中获益，有些则会身受其害。美国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人要么认为是与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一些人看好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要么当成种种政治无能的产物：比如政治僵局，你来我往的互相抨击，还有选民与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之间的渐行渐远。

但是，过去 10 年间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无能，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各个支柱性体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这一点要比前者更加严重，而且更具破坏性。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旷日持久而又折磨人的经济困顿，只是精英治国失败、近来不断爆发的腐败和无能的最新例证而已。

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过于耸人听闻，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看看美国在 21 世纪最初 10 年里的发展轨迹吧。

作为一个本该体现纯粹、冷静的精英思维的机构，美国最高法院竟把总统职位交给了在一次裁决中以 5：4 微弱优势取胜的一方<sup>①</sup>，其法理逻辑是如此扭曲，以致最高法院自己都宣布这一裁决以后不能被用作

---

① 2000 年美国大选，小布什以微弱优势领先戈尔，戈尔方面要求重新计票，美国最高法院以 5：4 的结果裁决人工计票不靠谱，小布什因此登上总统宝座。——译者

判例。然后，号称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机构的美国安全局，没能阻止19个拿着匕首和美工刀的男子实施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谋杀<sup>①</sup>。单单这一件事就导致了我们所知的最漫长的战争。

几个月后，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事务所轰然倒塌，因为骗局如白蚁般泛滥，早已啃蚀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安然公司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桩企业破产案的主角，但是与后来的金融危机比起来却颇有些相形见绌。作为一家曾经在美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公司，安然突然被爆料说实施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并且是在全世界最可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和怂恿下。

正当安然公司开始在破产法庭被当作废料出售，小布什总统与该公司CEO肯·雷之间过从甚密的新闻上了报纸头条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了。

伊拉克战争夺去了大约4500名美国人和超过10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还有8000亿美元就像沙漠里的石油大火一样白白烧掉了。2005年，唯一能够让人们把目光从中东源源不断传来的可怕画面上移开的，是美国一座重要城市<sup>②</sup>受淹的惨状，而当时整个国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随着伊拉克战事的旷日持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最终导致了近80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恐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让

---

① 指美国“9·11”事件。——译者

② 指新奥尔良。——译者

人觉得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即将停摆，就像一场金融业的大停电，届时薪水支票将无法兑付，信用卡和自动取款机将统统没用。

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我看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参议院参加听证会。那是个拥挤嘈杂的房间，他们在为手上一份三页纸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辩解。当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人问及该计划的细节时，伯南克和保尔森快抓狂了。看上去他们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和为什么会得出那个数字的（财政部一位职员后来告诉记者，那个数字极有可能是一拍脑袋得出的，因为他们想要“一个确实够大的数字”）。

望着他们俩，我打心底陡然生出一种感觉：要么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么就是在刻意掩饰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掌控着整件事，是有责任挽救全球金融体系的关键人物，而面对简单的提问，他们的作答含混不清、前后矛盾，让人完全看不出他们的能力和信心在哪。

华盛顿成功地通过了救助金融业的法案。随后，华尔街会迅速恢复它的辉煌、富有和逐利能力，而我们这些人将从可怕的细节中发现，其繁荣的源头实际上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骗局——庞氏骗局。

这些丑闻和败绩累积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美国上下的疲惫、沮丧和背叛。在民意调查中，我们看到这种情绪变成了焦躁和持续的不满，并影响着当前政治局势的走向。2006年以来的三届大选也体现出了这种递进式的激烈反应。2006年和2008年，民主党人指责政府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的无能，并把整个国家拖



进了血腥且成本高昂的伊拉克战争泥沼，还有经济的摇摇欲坠、几近崩盘。2010年，共和党人又矛头直指近30年来最糟糕的失业率——其长期失业率堪比大萧条时期，并表示只有他们才能给出解决方案。

在调查2010年中期选举结果的当晚，著名新闻主播汤姆·布洛考暗示：是一场基于谎言的战争和一个最终破裂的金融泡沫导致人们彻底丧失了对制度的信任。他说：“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像他们告知民众的那样来进行的。而每当华盛顿告诉人们说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时，结果往往并非如此。”

2010年的中期选举期间，在民主党遭遇一场“惨败”之后的记者会上，巴拉克·奥巴马讲述了一位选民向他提问的事。这位选民问总统，美国是否还有希望重新回到“健康的法制进程，好让我明天系上鞋带的时候，相信一切都已在你们掌控之中？而眼下我很难有这样的信心”。

谁又能指责这位选民呢？从美国情报机构到金融监管者，政府的种种败绩是贯穿于这10年危机中的最令人沮丧的一部分。

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的公民，我们不会花太多精力去担忧我们政府所承担的数百万重要而又世俗的职能，比如修建道路、维护下水道、投递邮件；不会心事重重地想着摩天大楼因为没按建筑条例施工而垮塌；也不烦心核武器落入坏人手里，或者税务局的人伸手索贿。

让我们感到如此不安的，恰恰是那些我们认为政府本该胜任的日常事务，他们偏偏把这搞砸了。

“是我们对政府太不信任，才造成了这种局面。”那晚，伊沃·

范·希尔登在路易斯安那的海滨小城侯马的一家海鲜餐馆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飓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该中心发布过一系列严重警告，指出防洪系统难以抵挡即将到来的卡特里娜飓风。飓风过后，他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解雇。而他怀疑是因为他对陆军工程兵部队的批评太心直口快了。

“你知道总有些政客在兜售这种不信任情绪，”希尔登这话指的是保守派总是大肆宣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能，“而联邦政府肯定对此无能为力。”

私人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从科技股泡沫的破裂，到安然、世通和环球电讯，再到三大汽车制造商，还有雷曼兄弟、次贷、信用违约互换<sup>①</sup>和伯尼·麦道夫。可以说，过去10年中，私人机构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不正当鼓励、狭隘的小集团思维、诡计、欺诈、不透明和灾难的故事。它们的失败是如此彻底和具有破坏性，以致那些向来愿意从最好的一面来看待大企业的人都不得不正视。“我一直在为大公司说好话，”一位名叫苏珊·索斯威克的犹他州茶党组织者对我说，“我告诉人们‘它们当然不会做任何明知会伤害他人的事，你们这些人简直疯了’，现在看来，也许我自己才是那个看不到这一切的疯子。”

这10年来的危机，暴露出了如此大范围的机制失调，甚至连政府和世界500强公司也不能幸免。天主教会被曝利用制度漏洞庇护强奸儿童的惯犯，以致他们仍在继续作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被迫解雇

---

<sup>①</sup> Credit default swap，一种信贷衍生产品。——译者

了该校校长和极受欢迎的橄榄球队教练，因为有人揭发，当橄榄球队前任助理教练杰瑞·桑达斯基涉嫌在校内强奸和虐待男孩们的时候，该校多位体育和行政官员竟然不当回事。就连美国人喜闻乐见的棒球运动也逐渐被视为腐败的温床，因为每周都有新闻披露说某个明星球员使用禁药来提高成绩，而球队老板、球员和棒球联盟的领导则串通起来帮他掩盖。“我现年 31 岁，是个从伊拉克回来的退伍老兵，天主教徒，我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认识桑达斯基多年，是他的‘第二里路<sup>①</sup>基金会’培养了我，”托马斯·戴在宾州州立大学丑闻曝光几天后这样写道，“如今，我已经对我父母那一代人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

作为美国人，我们生活中拥有的某些基本的东西似乎正在我们眼前崩溃，比如我们做礼拜的地方、存薪水的地方，我们共同拥护的球队，还有那些在华盛顿代表我们利益的人。我们对此惊慌失措，却只能倒数读秒等着它的到来。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美国人，从底特律到新奥尔良，从华盛顿到华尔街。我的足迹遍布那些制度失效最严重的地方，不仅采访那些已经预见到美国快要不行了的极个别先知先觉者，还采访了受美国走下坡路的影响最直接的人，以及当事情

---

① 第二里路，即 The Second Mile，语出《圣经·马太福音》（大意）：“有人要你去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意思是：第一里路是属“人”的，来自外界的责任，不可推卸；第二里路是属“神”的，涵盖自发的牺牲、吃苦、舍己，也是少有人走的路。——译者

灾难性地偏离轨道时正好身在其中的人。接受我采访的人，没有一个在幸免于这10年的各种败象后还坚持着他们之前的信念。新奥尔良的一位家庭主妇——桑迪·罗森塔尔，因为当地的防洪堤没能抵挡卡特里娜飓风的侵袭而深受刺激，便创立了一个名为 Levees.org 的网站，指望陆军工程兵部队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她描述自己幻想破灭时的神情令我无法忘怀，她说：“我们看到整个大坝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就这么彻底地垮塌了。”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受损最严重地区的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在剃刀边缘。2008年1月，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我陪同约翰·爱德华兹的竞选车队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了36小时的疯狂巡游。在民主党初选的当天凌晨，我们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一个曾经的工业小镇。当地钢铁工人工会的主席穆雷·罗杰斯是一名下岗的机械工，在竞选大巴凌晨2点驶抵柏林市消防局时，他是欢迎队伍中的一员。我问他为什么会来，他说因为他觉得政府里面没有人关心新罕布什尔州工人的命运……除了爱德华兹。当他的工厂关张时，他写信给所有的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只有爱德华兹“答应要来帮助我们，他写信给工厂的CEO，因为我们获得的遣散费少得可怜。而其他人甚至连来一下都不愿意”。不久，当爱德华兹的私事被公诸报端<sup>①</sup>，引起一片哗然时，我立刻想到了穆雷·罗杰斯，现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会是谁呢？

底特律位于美国全方位、体系性崩塌的中心，众叛亲离的感觉在

---

<sup>①</sup> 指其承认有婚外私生女并退出总统竞选。——译者

这里随处可见。2010年，当地一个名叫阿巴由米·阿兹奇维的社会活动人士告诉我：“只要开车四处转转，你就能看见成片成片废弃的民居和商业建筑。”他说，官方宣布的失业率约为28%，但真实数字接近50%。“这是美国经济危机的爆炸中心点<sup>①</sup>。他们声称经济刺激计划挽救或创造了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但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像底特律这种遭受重创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国家经济崩溃之后（除曼哈顿下城的末端之外<sup>②</sup>），最直接从联邦政府的干预中受益的。从多方面来看，对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紧急财政援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但是就像奥巴马政府众多成功的行政干预一样，它只能透过表象去理解，即实际上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但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成功，那我们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对美国的未来真正表示乐观是什么时候，”前“桂冠诗人”查尔斯·西米克在2011年的春天这样写道，“但我知道，当我与朋友们聚会时，我们有意识地避而不谈这个国家的状况，而是谈谈孙辈，缅怀往事，回忆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尽管这些话题谈不了太久。最后，我们会在沮丧和消沉中结束聚会，带着尴尬和不快互道晚安，就好像对自己的际遇表示不满不该是文明人所为。”

这种不安的情绪左右着左翼和右翼的选民，但抛开意识形态的分

---

<sup>①</sup> Ground Zero，军事术语，狭义上是指原子弹爆炸时投影至地面的中心点，广义上指任何大规模爆炸的中心点，比如世贸中心旧址。——译者

<sup>②</sup> 指华尔街。——译者

歧不论，你会看到他们都对管理这个国家的精英有着强烈的疏远感、愤怒，感觉被人辜负了。“我个人陷入了焦虑，”茶党的一个组织者告诉我，“整个茶党运动也表现得焦虑。”这个激进的博主希瑟·帕顿（网名迪比），把那些自以为有义务教美国人如何思考的华盛顿环路<sup>①</sup>一带居民戏称为“村民”。在她看来，正是这些人的村民心态——一种沉迷于地位、权力的狭隘而致命的想法，导致了出兵伊拉克的灾难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帕顿认为，这些“村民”是“华盛顿特区永久性的统治阶级，他们假装自己只是一群朴素的清教徒式的中产阶级市民乃至农夫，而实际上他们却是能左右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政府的一群百万富翁和名流”。

并非仅仅是左翼和右翼的基层人士认识到了精英的普遍失败，越来越多的精英站出来承认自己未能恪尽职守。罗布·约翰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精英阶层的“叛徒”，他顶着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怀揣多年任职于声名狼籍的索罗斯“量子基金”的简历，自然能以其独特的视角近距离看待美国精英的失败。他对我说：“多年来，右翼总是崇拜市场，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了；而左翼则喜欢把政府浪漫化，现在他们也有理由怀疑了。所以，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个意志消沉的社会，因为他们对什么都不相信了。”

201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克林顿对着一群乘坐喷

---

<sup>①</sup> The Capital Beltway，是一条64英里长、环绕华盛顿的州际公路（又称495号州际公路），绝大多数私人承包商的公司或者至少是公司总部就设在这条路的交叉口，以便接近联邦机构和国会议员。——译者

气机而来的全球巨头们说：“从苏美尔文明到今天，你会看到每个成功的文明都会建立能够有效运转、提升民众和回报民众的体系。然后，你再仔细察看每一个文明，所有这些曾经为民众谋福利的机构最后都变得腐朽不堪。控制这些体系的人更关心的是如何掌握权力，而忘了它们设计这个体系的初衷。这就是当前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的问题所在。”

现场的人们看上去对这番难得的肺腑之言无动于衷。但随后，那年的达沃斯论坛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混合着无知、自大和难以言表的羞愧的气氛。就在克林顿发表完演讲几小时后，一位过去30年间为美国一家大型投资银行提供咨询服务的欧洲经济学家向我坦承，他已经对自己的专业丧失了信心，也不再信任酒吧里在我们周围狂饮鸡尾酒的所谓全球管理精英们的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个个都是睁眼瞎！包括我自己在内。拉里·萨默斯和鲍勃·鲁宾认为他们自己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艾伦·格林斯潘也这么认为。而皇帝实际上没穿衣服！”

1970年代初，越战和“水门事件”几乎一夜之间使得全国上下弥漫着自我怀疑与彼此不信任，以致盖洛普民意调查和综合社会调查(GSS)双双开始询问美国人：到底对大企业、公立学校、最高法院之类的十几家主要机构还有多少信任。

1970年4月8日，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这样写道：“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个性……所有问题的背后，存在着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公众的信心和对国家机构的信任……这种信任如今已不复存在。”

政府、教会、大学乃至家庭的权威，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都面临着挑战，而不同年龄、地区和信仰的人都一致同意，丧失信心引发的危机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危险的问题之一。”

没想到当时认为已经跌至低谷的公众信任后来看却算是高位了。到 2007 年，甚至金融危机前，盖洛普和综合社会调查双双显示，公众对各主要机构的信任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最低点。盖洛普测量了 16 家机构，12 家创下了本世纪公众信任值的历史新低，7 家在 1970 年代尚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那些最无法取信于民的机构恰恰在这个国家承担着最核心的职能——银行、大公司、媒体，而国会是最令人担忧的。

根据盖洛普公司的调查，美国国会是这个国家最不受信赖的机构，只有 12% 的受访者对它表示“充分的”信任。研究竞选经费和国会腐败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指出，大革命时期英国王室在各个殖民地都获得了更广泛的信任。而支持美国国会的人还不如支持帕里斯·希尔顿以及相信“美国将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多。

2010 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份调查显示，人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处于该机构 1978 年启动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皮尤调查指出，“尽管反政府情绪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原因，但公众对这个国家的其他许多主要机构也表示了不满。”国会的支持率一如既往的低，大公司也是如此，其支持率只有 25%，银行等金融机构甚至只有 22%。而“全国性新闻媒体（31%）、工会（32%）和娱乐业（33%）也只是略高一筹”。

最不信任它们的是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the aughts）长大的人。



2010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在一项研究中询问了3 000多名“千禧一代”，问他们是否认为各家机构做了自己该做的，备选答案包括“总是”“大多数时候”“某些时候”“从没有”。在军队、最高法院、总统、联合国、联邦政府、国会、传统媒体、有线新闻和华尔街高管这些选项中，美国军队是唯一一个被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在做正确事的。

你可以建构一整套理论来解释这种信任是怎么人间蒸发的。那些发现自己就是人们不信任和愤怒的对象的人最喜欢说，是24小时循环的新闻播报和狂轰滥炸的互联网，通过炒作失误和影射邪恶动机侵蚀了人们的信任。这也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

因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而被茶党赶下台的共和党前参议员鲍勃·班尼特，在解释自己的困境时对我说起这件事，他说：“此事表明：如果人们会去阅读那些负责任的出版物和评论家的言论……并且对这些机构和操劳其中的我们还有一点点尊重，那么我们之间就会相安无事。但如果一个人所有的信息都仅仅从那些博客上获得，那么他当然就会生气，认为我们骗了他。”

毫无疑问，我们获取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24小时有线新闻和互联网的狂轰滥炸既能澄清事实，也可以遮蔽真相；而带拍摄功能的手机和互联网八卦网站的激增意味着每个失败、每走错一步，无论它多么细小、多么私人或者多么令人同情，都可以并且经常被人曝光和津津乐道。在另一个时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安东尼·维纳的内裤裆部特写照片，并且说老实话，这个国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拥